

花東秋旅 ——星光夜語話當年

● 月恆
台大晨曦社社友



圖片來源：2025秋晨曦花東旅遊LINE群組

楔子

去年（2025）6月底，同為老晨曦的好友、也是昔日普門中學的同事懿娟，為我捎來9月中旬花東之旅的訊息，並期望我能偕遊當她的室友。為了回報她去年熱心協助我搜尋《廣欽老和尚傳》部分史料，並為我牽線慧洋、鈺玫賢伉儷的盛情（承蒙這對陳年老友殷勤相助，陪同我至土城承天禪寺拜訪住持道等法師與當家道明尼師，探詢廣老住寺期間之軼事），我很快就答應參加此次的花東之

旅——畢業47年後，首次參與老晨曦的旅遊活動。

花東的好山、好水，加上「諸上善人」老晨曦們的好心情，與一路安享上賓規格的款待，讓同行夥伴們個個笑顏逐開、盡興而返！第一天晚上，留宿池上台糖牧野渡假村；晚餐後，大夥漫步茄苳林蔭大道（約1公里）——抬頭仰望星斗滿天的夜空、俯首與身邊的友伴閒話家常，真是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人間淨土即現前！不期然地，我與同是中文系畢業的若水會長

並肩而行；兩人初次交談，話匣子便從我大三時，如何踏上學佛之路而打開了。

當晚的生命故事回顧，促使我有機會重新省思「加入晨曦社」對我後續生命發展的重大影響，幡然憬悟：大三加入晨曦社，不僅是助我踏上「成佛之道」的關鍵時刻，更為我埋下日後順利開展教職生涯的正因種子（從佛光山普門中學到基隆德育護專，最後安止於石碇的華梵大學）——晨曦惠我良多，魯鈍的我卻從未一探此法緣深恩之究竟。所幸因著該晚的星空夜語，晨曦社與我此生慧命的緊密連結，得以豁然朗現——雖是遲來的「後知後覺」，但也因此亟思回報之途；是以不揣淺陋、應若水會長之邀，執筆為文，細說當年如何與晨曦社結緣的始末經過，聊表報恩之微忱於萬一！

I.故事的開始：老天聽見我的發願？

民國63年，大學聯考後的7月天。某天中午，在寶興街家中，我無意間從台視午間新聞節目，聽到主播盛竹如先生的報導：「台大學生成立慈幼

社，將提供關懷與陪伴，給孤兒院的院童；該社團為全國大專院校第一個社會服務的學生社團……」聽到這則新聞，對於從小在父母溫暖羽翼下，平安健康、快樂長大的我，很難想像：失去怙恃的幼童，要如何獨力過活？這對18歲的我而言，真是一件無法接受與忍受的殘酷事實！當下，就在心中默許：「如果我考上台大，我一定要加入慈幼社。」

幾天後，大學聯考放榜：我很幸運進了台大中文系（聯考錄取40名、海外僑生30名）——莫非真是：老天聽見我的發願？

II.苦澀的新鮮人：

為什麼我跟別人那麼不一樣？

當年，新生入學訓練在台大體育館內舉行；館外的操場，則是籠罩著各社團「紮營」（搭帳篷）招兵買馬的熱絡氛圍。我毫無懸念，第一天就主動加入慈幼社。

接著，好戲登場——我被安排至水源路的義光育幼院（後改編為師大路215號）：每週一個晚上，到該院關懷一位

被父親送來的國二女孩。第一次見面互動，我完全「英雌」無用武之地：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小女孩，脾氣很拗；而我則是生命經驗很稚嫩的大學新鮮人（光有助人的熱心，卻缺乏應對的智慧）——我努力嘗試與她「理性溝通、和平相處」，卻始終徒勞無功；這可能是我此生在人際關係上的第一次大挫敗（從小學到高中，我跟班上同學的關係都很和睦友善）。後來，勉強去了幾次，自覺無力回天——於是，我像一位打敗仗的士兵：舉白旗、打退堂鼓，黯然神傷地揮別育幼院！

雪上加霜的是：平常日的中午，社團會在普通教室（或學生活動中心的社辦）聚會；身為新鮮人的我，渴望能藉機與大哥哥、大姊姊們打成一片——可惜，事與願違！我總覺得無法融入他們之間的談話，更遑論與他們打成一片。加上我在中文系的班上，也覺得無法像高中時期那般，幾乎可與每位同學交織出單純而美好的情誼，而偏偏我又是一位極度重視友情的人！如此內外皆備感「孤獨無依」的惶惑，日復一日、不斷地累積；於是，我開始懷疑：「是自己有問題？還是別人有問題？」

而受到電影、小說的「誤導」：在未踏進大學校園前，就對大學生活充滿了浪漫但不切實際的「幻想」（要認識很多的人，要參加很多的活動……）——奈何，出師不利：初嘗新鮮大學生活的我，很快就察覺班裡、班外（社團）的際遇，率皆不符自己原先的期望，遂加深了對「自我」的疑慮：「是我有問題？還是別人有問題？為什麼我跟別人那麼不一樣？」

III. 徒勞無功的外求：

想從別人身上，獲得對自我的肯認

雖然「出師不利」讓我當時的生命，因此蒙上了一層陰影；蒙昧的我卻也不願就此罷休，仍試圖從其他管道尋求自我肯定的可能。我仍待在慈幼社，只不過改換跑道：捨育幼院，而就社區課業輔導。大概在慈幼社勉強待了一年，終因困擾我的問題始終如影隨形；於是，我首度移情別戀、揮別慈幼社，加入園藝社。

初入園藝社時，社員可任選一包花卉的種子，同時可擁有一畦花圃（約一張榻榻米大小）。雖然，我也在校園

內的花圃，撒下希望之花的種子；但是，沒有等她花開果滿，我又琵琶別抱——因為，困擾我的問題並未因轉換社團跑道，而獲得些許的改善！

於是，我再次變心，跑去加入吉他社；當時，年輕人流行雙手抱著一把吉他自彈自唱，真的十分浪漫！結果，在吉他社，我只學會一首〈Today〉的和弦（CDEF），便又不告而別！原因無他：困擾我的問題不僅未獲改善，反而加深我對「自我存在」的懷疑？

〈Today〉是一首強調「活在當下，及時行樂」的西洋歌曲；但因我當時萎靡的生命狀態，只覺得是一首靡靡之音——實際上，換個角度欣賞，這首歌還蠻「禪」的！

IV.圖書館地下室的「閉關」：

遇見「前行的智者」弘一大師與 袁了凡先生

如此渾渾噩噩地度過兩年的大學生涯。大三上學期，貴人出現：班上一位漂亮的女同學（晨曦社社員），推薦我看《了凡四訓》與《弘一大師傳》

（陳慧劍老師撰）。她特別叮囑我：要很認真用心地讀這兩本書——我很聽話，就「依教奉行」：獨自一人，跑到研究生圖書館地下室，閉關似地、專心與那兩本書打交道；至少一個星期天天如此「閉門造命」地用功。



《了凡四訓》是明代表了凡（1533~1606）先生69歲時，將其一生「因行善積德而改變命運」的經驗，形諸文字以誨勉其子的家訓。該書內容分為四篇：

第一篇、立命之學：「命由己造，福由心生」、「一切福田，不離方寸；從心而覓，感無不通」，強調人的命運是可透過自身精勤行善積德，加以改變、創造，而不是被既有的命數所束縛。

第二篇、改過之法：發三心（羞恥心、敬畏心、勇猛心）、循三階（從事上改、從理上修、從心上除），強調「勿以善小而不為，勿以惡小而為之」。

第三篇、積善之方：明「行善之理」（究明「真善」、「假善」等的區別）與「行善之方」（約為十項綱要：一、與人為善；二、愛敬存心；三、成人之美；四、勸人為善；五、救人危急；六、興建大利；七、捨財作福；八、護持正法；九、敬重尊長；十、愛惜物命）。

第四篇、謙德之效：《尚書·大禹謨》：「謙受益，滿招損」；《易經》六十四卦，惟「謙卦」唯吉無凶。

《了凡四訓》對我最大的啟發是：秉性單純善良的自己，原本就很好；為什麼要作繭自縛、一味心往外求，希冀從別人的身上獲得對自己的肯定？——錯誤的目標、錯誤的方法，讓我大學前兩年，活得很「行屍走肉」（缺乏生命動能，卻又得乖乖到校、照表操課）！更重要的是，這本書幫助我找回生命自主創造的鑰匙——人生際遇的苦樂窮通，繫乎一己之心行；若能從心地下功夫、反求諸己，則一切操之在我——重拾信心與希望的我，

步出圖書館，迎面而來的是陽光普照的椰林大道，似乎在昭示我：前途光明在望，且開步勇往直前。

《弘一大師傳》則翻轉我對佛門的觀感。原先因為不了解，我誤認傳統佛教是非常孤高而冷漠的「雲端」信仰——中午，慈幼社活動的普通教室隔壁間，即為晨曦佛學社所用——每回經過該教室到慈幼社聚會，我心裡總是揣想：「像我這般仁民愛物、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人，絕不可能跟晨曦社有任何瓜葛！」

弘一大師（1880~1942）徹底改變我對佛教的看法。俗名李叔同的他，從一位風流倜儻、多才多藝的富家公子，先是搖身一變為感時憂國的留學生，再變為嚴謹自持、獻身教育的人師；最後，在民國7年（39歲）出家為僧、專攻律學，誓願做一名老實和尚，他的後半生聖潔莊嚴，並成為中興南山律的祖師。

我由衷崇拜弘一大師「演什麼、像什麼，提得起、放得下」的認真生命態度與灑脫自在的風範，也初步了解：原來真正的佛教，是如此講求身心淨化的自律、自覺的教化——不

是「高高在上、不食人間煙火」的枯槁教條，而是指引你我如何「一念返照、由迷轉悟」的指路標。

弘一大師，一個自覺生命的完成者，遂成為我景仰與學習的典範人物；我也因此步其後塵，踏上追求生命自覺之路。

V.齋戒學會的洗禮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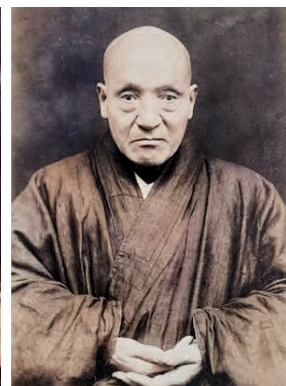
找回迷失的本心

大三上學期，我從圖書館地下室「出關」後，便加入晨曦社；更進一步「勇敢地」報名參加該年（民國65年）寒假「大專女生齋戒學會」（晨曦社的學長們都覺得我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，因為齋戒學會嚴謹的類出家生活，不是一般常人所能適應）。

「大專女生齋戒學會」是南投蓮因寺懺雲法師（1915~2009）所創辦；利用寒暑假，在嘉義義德寺舉行（男眾在蓮因寺）。我參加的那一屆，約有一百多位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女生，齊聚義德寺，體驗為期約一星期的出家生活。課程安排有「行門」（在大殿，早晚課誦、禮佛、念佛）與「解門」（在講堂，聽受與佛教有關的課程），且學員皆受持八



懺雲法師（1915~2009）



印光大師（1862~1940）

關齋戒、過午不食。大眾作息同寺院常住，早上3:30打醒板，晚上9:30安板。

我這個初生之犢，似乎沒有不適應的困擾；尤其初體驗在大殿排班時，目睹懺公師父莊嚴、柔順兼具之絕美的禮佛身段，我浮動的身心瞬間被「調伏」了——我此生與佛教僧眾結緣的神聖序幕，也自此揭開了。

在義德寺期間，我被安排擔任「庫頭」的執事，負責關照寺內所有浴廁的肥皂與衛生紙的補充。由於聆聽懺公有關因果的開示，我真的是戰戰兢兢、敬慎其事：一有空檔，就一路「盤查補貨」，克盡職守。

我的寮房在二樓，客廳牆上懸掛著印光大師（1862~1940）的法相；當時，我並不知道他是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，只覺得：他老人家正以如炬的



懺雲法師繪製之「西方三聖像」



臺北艋舺龍山寺正門

正殿供奉三尊聖像



普賢菩薩



觀世音菩薩



文殊菩薩

目光，直視從他眼前經過的我——我敬如在，恭謹地對著他的法相問訊，不敢有絲毫怠慢之心。

約一個星期的齋戒生活，受惠於寺院清淨的環境、解行並重的課程、規律的作息與戒律的規範，讓我原本混濁、不安的心靈，頓時因無明塵垢被快速滌蕩，而有一種類似「桶底脫落」（身心不再被先前的雜染心垢所縛）、無比輕安的舒適感。我似乎初嘗「見到自己本來面目」的法喜！

結業典禮上，我因「盡忠職守」而獲頒一幀裱框的西方三聖像（懺公師父繪製）——我如獲至寶，一路用雙手奉持「寶物」，從嘉義回到台北（父親專程到嘉

義市區接我）。經過此番「始覺」的生命洗禮，車抵華燈初上的台北：映入眼簾的，盡是令我感到異常刺眼的滾滾紅塵；我請父親載我到龍山寺，因為那裡有「淨土」——正殿供奉著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像，兩邊分別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和大行普賢菩薩的莊嚴造像。我回到台北的第一件大事：到龍山寺禮佛——自幼即因地緣之便，常到龍山寺拜佛，但卻從未有當天祈願與佛接心的虔念！

VI. 踏上踐行真理之路：

如何從「小心」轉為「大心」？

從齋戒學會回到寶興街的家，我仍沉浸在淨土中（晚上睡覺時，耳際仍有佛號繚繞，連續幾晚皆如此）；倒是媽媽開始擔心起來了——女兒整個人好像變了樣：手持念珠、不想吃肉……未幾，在尾牙那一天，我陪媽媽到菜市場買菜；經過賣雞的攤販時，我竟然駐足在雞籠前，望著遲早會被宰殺的雞群而落淚——這下子，媽媽更緊張了。

大三下學期，回到校園，我「唯佛是尚」：覺得世間唯有學佛是最珍貴的，因此毅然斷絕「塵緣」；課餘只參加與「學佛」有關的活動（每週三晚，跟晨曦社法友到淨廬參加楊政河老師主持的靜坐課。每週日至善導寺旁的中國佛教會，聽經聞法，當時主要是聽聞淨空法師的講座）。而因為從淨土宗入門，因此開始讀印光法師開示錄；此外，基於對弘一大師的崇拜，也主動閱讀與大師有關的論著。

如此唯佛是尚、獨來獨往的「自了漢」生活，一直延續到大四畢業離開台大校園。畢業前夕，自以為是的唯佛是尚、平靜生活，卻因驚覺「不知

畢業後要做什麼」，而再度陷入茫然的生命狀態——相對地，周遭的同學好像都很清楚自己下一步要做什麼。

民國67年，畢業沒多久，曾短暫服務於桃園某慈善機構（關懷孤兒及棄嬰）；不久，任職於當時的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採編組（鄰近台北工專，擔任臨時編制人員）。踏入社會、置身凡塵，內心卻始終不改學佛的心志；每利用下班之餘，前往南陽街的法輪講堂聽淨空法師講經（多為與淨土宗有關的經教）。淨空法師遵循印光大師的主張：克盡人道，專修淨業（先把人做好，進一步老實念佛，才能成就淨業）——將我從自以為是的「雲端」修行者，拉回現實人間，重新調整學佛的態度與步調：由小乘心態，漸漸轉為嚮往大乘菩薩道的行者。

民國68年上半年，因著《晨曦社通訊》上，陳開宇學長（即日後的慧開法師）發布的一則普門中學徵求教師訊息，促成我在該年8月到高雄佛光山普門中學擔任國文老師。一年的山居教學歲月，朝夕與同事、學生和樂相處，也為自己積累了「做一名好老師」的信心與能力。一年後，回到台

北——心中隱藏一個大哉問：「我適合出家嗎？」後續，經過一番戲劇性的轉折過程，我選擇先安媽媽的心，到基隆德育護專任教；同時，也滿自己學佛的心願，考入華梵佛學研究所親炙曉雲法師。

我能幸運依止曉雲法師座下，實歸功於晨曦社的緣引：我因晨曦社而參加齋戒學會，復因齋戒學會得以與曉雲法師「連線」（法師曾應邀在齋戒學會講課）——無晨曦之光接引，則無我學佛坦途之鋪展！

VII. 結語：從此之後……

於是，從民國70年秋，我週一至週六（當時，尚無週休二日）在德育護專教書；週六下午，直接從基隆搭車往陽明山永明寺，為學佛園同學上國文課。翌日一早，再從天母住家，坐公車到永明寺聽曉雲法師講經、上課；前後5年，風雨無阻，我從未無故曠課！

任教德育第2年，某日課堂上，論及安樂死的議題。學生很好奇：「佛教如何看待安樂死？」我為學生說明佛教的觀點後，竟成為學生發心籌組

晨鐘佛學社的契機；而後續，喜得鈺玫、琴音兩位晨曦不請之友，先後至德育任教，齊心為護持晨鐘社而奉獻心力。

民國76年夏，為了具足日後對曉雲法師籌辦大學之志業，略盡弟子棉薄之力，我負笈美國堪薩斯大學（Univ. of Kansas）；以兩年半的時間，取得該校教育學院的碩士學位。民國79年年初，自美返台，隨即投入華梵工學院（華梵大學前身）的籌備工作；該年秋，招收第一屆學生，我便在華梵任教直至民國110年退休——前後長達30多年，置身在天光雲影共徘徊、美麗的大崙山華梵校園，為承繼師志、落實華梵「覺之教育」的理想而得享教學相長之趣，此誠人生一大樂事與一大福報！

花東秋旅，回首來時路：當年，假設無晨曦社之引領，則無日後背塵合覺、法樂盈懷的「佛子我」；假設無晨曦法友的熱心提攜，則無今日世出世法並行無礙、人我和諧的「樂活我」——感恩晨曦社、感恩晨曦法友們，期待法緣永續，菩提道上長相護持。🙏